

(美) 爱米莉·布莱德莉 著
贾宜炳 译

当那个姑娘裸着身体向池塘岸边走去时，四周树林恢复了一片绝美的宁静与骚动。

林夕 池塘 幻

BLUE WHALE
蓝鲸鱼丛书



家·藏·版
美国最新流行情爱小说

作家出版社



林 池 幻

(美) 爱米莉·布莱德莉 著
贾宜炳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池塘隐藏在树林的深处，四周长满了羊齿草，湖面笼罩在水气之中，四周黄绿色的树冠映照在水面上，与深不可测的湖水那浓重的翠绿色溶在一起。湖上有一丝波纹，微风好像也不敢来破坏这一片绝美的宁静。

这池塘其实有很多人知道。居住在寒冷的北海岸边的小屋中的渔民们有时会压低着声音谈起它，农民的妻子们也会以从丢在池边的羊齿草来吓唬他们不听话的孩子。人人都知道活人不敢冒犯那方——除非妖怪、巫师、魔鬼和别的什么怪物。

所以，当那个姑娘裸着身体从树林丛中向池塘岸边走去时，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她几乎是以敬穆的心情走进那温暖而舒适的水中，水雾轻轻地翻滚，像是一层湿润的轻纱将她裹着，一缕白色的水气环绕着她修长的腿，细而长的胳膊和女人味十足的身体曲线，不停地翻腾着，扭动着。

这姑娘跪下来，像是在祈祷。水轻轻拍打在她的细细的腰部，水雾中凝落的水滴在她的秀发上闪着露珠般的光泽。她低语了几句，轻得只有妖怪的耳朵听得见，然后静静地滑进了水

中。当她再从水中露出时，柔软的金发湿漉漉的，如同一只斗篷盖着双肩和后背。她站起来，举起双臂，如同祈祷，水流顺着光滑的皮肤向下滑落。

她静穆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朵顽皮的微笑。她潜下水去，优雅地劈开暗绿色的水面，不出一声声音。当她跳起来扎向水中时，水雾也随她一起跃起来。她如同一只水獭般在水中游戏，整个池塘仿佛与她一起做着游戏，清脆而甜美的笑声在四周的寂静中荡漾，林中的树叶也欢快地发出沙沙声应和着。直到玩累了，她站在一块苔藓上，整个池塘和四周的林子又恢复了宁静。

阿顿的姬热拉在温暖的水中静静地躲了一会儿，享受着这一片无边寂静，惟一的声音是水轻轻地拍打着池岸，时而有些水溅出来，流进一条消失在树林中的溪水里。这宁静是对她的耳朵的恩赐，那柔和的绿色和棕色，则使她的眼睛感到抚慰。

那天一上午她都在织房里干活，女人们的吵闹声和织布机的咔嚓声使她的耳朵发痛，她的眼睛由于紧张地注视着一行行的织线而发酸。长期以来她的胸闷胃痛得不到休养。不能到她的“小小医院”里休养一下，身上长疖不能切除，月经期腹绞痛也没有药。今天，阿顿看起来很正常，所以，姬热拉不得不同往日一样在纱杆与织机之间不停地忙碌。要不是幸好午后有人要治病，她还要在闷热的厨房里干活。

但至少现在她得以逃脱了。池塘离阿尔顿距离并不远，如果抓紧点一会儿就能走到。这个地方是神圣的，也可以说是可咒的，就看你怎么看。没有人敢冒犯那些经常光顾这里的神灵。只有姬热拉例外。她到这儿来获得放松，躲避每日令人生厌的工作，并且和她的妈妈——美丽的姬丝芬达对话。妈妈8年前死了，现在和树林中的精灵们生活在一起。

姬热拉将头靠在苔藓垫子上，闭上双眼。“妈妈，妈妈，您仍然在我心里活着。”

微风轻轻地吹动了树叶，这一定是对姬热拉的回答了。她睁开眼睛，脸上的微笑却罩上了一层不幸的阴影。

“我想您知道爱尔坎加领主已经死了。我希望每天早晨他能被您唤去，为您洗脚，每天晚上为您献上蜂蜜酒。”

她怀疑精灵们是否有脚要洗，人死去之后也肯定尝不出蜂蜜酒的滋味了，但姬热拉想灵界肯定有类似的东西存在。阿尔顿死去的领主应该侍候姬丝芬达以补偿她生前对她所做的孽。她对别的人也不比对姬热拉的妈妈好多少。就是在死去的时候她还给阿顿的人们留下一堆解不清的麻烦。

“麻烦要来了。”她叹息一声告诉她的母亲。“我能觉到它向我们走来了，更近了，马上要到了。”

是的，要有麻烦，但不是现在，不在这里。现在这里是开满野花的草地和密林里清爽的浓荫。现在这里只有神秘的池塘在变幻着甜美的巫术，既温暖，又单纯，如同广阔的蓝天上进行着的魔术表演。

池中的水泛起涟漪似乎要确证这恶兆。这里是开满野花的草地和密林的浓重而轻爽的阴影。这些魔术姬丝芬达都已教会她的女儿。所有这些魔术姬丝芬达只用一句话，一段充满曲子和手指轻轻一弹就可以做到。可惜的是姬热拉不是一个像她妈妈那样出色的女巫。

但是人们并不这样看。上个星期马厩总管的老婆逢人便说姬热拉如何驱除了附在她儿子身上的恶鬼。其实姬热拉为小孩的皮疹敷用的繁缕叶子制成的膏药并没有什么魔力，但病好了之后，那位贤妻良母认定是姬热拉的巫术使她儿子恢复了健康。姬热拉对母亲制草药的技术比巫术继承得好得多。

温暖的水好像渗进了姬热拉的汗毛孔，把她身上积压的紧张释放了出来。她该回到村里去干她的工作了。晚饭时间近了，爱孟特露达有可能发现她不在厨房。要是这厨娘知道是别人在烤肉，剥榛子壳而她却在林子里闲逛，她难免要挨顿骂的。但今天确实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召唤她到这里来，也许是姬丝芬达的神灵。也许是这池塘施了魔法。树林中有一种奇怪的期待，姬热拉几乎看见头上的树叶为这期待轻轻地抖动着。

期待什么？如果她有姬丝芬达的巫术才能，她会得知这些看不见也听不着的东西。但她只是一个仆女兼郎中——也是一个连一句见效的咒语也发不好的女巫。

姬热拉闭上眼睛，在回村庄领受责骂前享受最后一刻的宁静。寂静笼罩了她，她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地渐渐放松。上午时因不断地从厨房往猪圈倒脏水而酸痛的肌肉开始恢复，数小时不停地在织机上操作的疼痛的手指也渐感舒适。她的身体好像变轻了，失重般飘浮在温暖的水中。

在这种舒适中，她进入了幻觉。

明亮的铁甲反射着阳光。沾满鲜血的剑在空中挥舞砍动。两个人在互相砍杀。他们的兵器刺耳的撞击声盖过了人们狂野的喊杀。姬热拉穿着她从未穿过的名贵的衣服，独自坐在田野尽头的云端观战，到处是血和汗的味道。尽管坐在远处，她仍然听见武士干涸的喉中粗重的喘气声。姬热拉的表情恐惧而绝望。人群的喊杀声听起来像是鲜血的狂吼。一个武士朝她转过身来，目光如同长矛要刺穿她，那高大、挺拔、骄傲的武士高举起他的剑向她砍来，剑锋几乎要触到她了。姬热拉感到生命的希望正散开去，如同一只杯子

被打碎时水洒落在沙土中一般。

这时起了一场大火，吞噬了一切，只留下惊恐。世界又还原成了闪亮的红色和橙色。热浪炙烧着她的皮肤和头发。连她的心也着了火。

姬热拉在水里喘息挣扎。但当她睁开眼睛时恐惧立即便消失了，因为她看到四周仍旧只是湿润的绿色草叶，草上垂着水气凝成的水珠，池塘的水面因她惊恐的搅动而激荡着，但水面上仍有浓密交错的树枝投下的阴影。她再次浸入水中，因刚才被烈火炙烤的景象而颤抖，心怦怦地跳动，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去。

那景象一直是这样的。它会在她梦中或心无所系的时刻到来。盔甲闪着阳光，两个人在搏斗，接着便是吞噬一切的大火。她头一次经历这种恐怖是在爱尔坎加死的那天夜里，打那以后她已经有三次这样的经历，惊慌，大火熊熊燃烧，然后是猛地睁开眼睛，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幻的噩梦。

但姬热拉害怕它是真的，至少将会变成真的，因为在姬丝芬达传授给她女儿的巫术之中，只有幻象中预见未来这一点被姬热拉完整地继承了。

一声柔和的嚎叫转移了姬热拉的沮丧。她眨了眨湿淋淋的眼睛，于是微笑起来。一只动物正从浓绿的林地中灵巧地跑来。

“赛尔沃”。

那只银灰色的狼到池畔蹲下来，好奇地斜着脑袋，似乎想要听懂姬热拉说些什么。

“欢迎你，朋友。我现在正想看到一张友好的面容。”

赛尔沃张着嘴，垂着舌头，像在微笑。

“自从我上次看到你，你又长大了。你已经不再是一只小狗了，是吗？漂亮的小家伙。”

好像是要反对她，那只狼站起来，发出小狗一般的叫声，弓起身子，发出玩耍的邀请——前腿平放在地上，臀部高高拱起。

“你骄傲什么？”姬热拉笑着问。她掬起一捧水向着狼泼去。如同一团水银一闪，那生灵轻捷地躲开，沿着池岸神气地走动，垂着舌头，琥珀色的眼睛闪亮着。

“我今天不想跟你在树林里捉迷藏了，小家伙。如果你想玩，就得把自己弄湿。”

赛尔沃渴望地看着姬热拉。

“进来吧，傻瓜，一点不会伤着你。”

那狼用爪子碰了一下水面，像被火烧了一下似地迅速收了回去。

“进来呀，小王子，我教你游泳。”

狼的耳朵紧贴在头上，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伸进水里，接着，又一只脚也进去。

“这就对了，亲爱的。”

现在四脚全在水里了，赛尔沃满带疑虑地嗅了嗅水面。

“它吃不了你。”

赛尔沃还是轻嗥一声以示怀疑，但终于还是向前扎了出去。它入水很猛，水溅在姬热拉身上噼噼叭叭地响，她擦去眼上的水，看见赛尔沃已经欢快地围绕着自己做着有力的狗刨式。

“啊！大地妈妈已经教会你了。”

忽然，赛尔沃的脑袋摇晃了一下，耳朵竖了起来，然后向岸边冲去，喉咙里发出一声绝非小狗那样的嗥声。如同一道银

白色的光一闪，它消失在森林里。

姬热拉吃了一惊，身体转了一圈仔细察看四周的林地，除了她没人敢到这里来，但她还是听到一丝轻微的响动，接着是隐约的碰撞的声音。真的有人来了。

姬热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但她还没来得及逃走，两个人已经从浓密的林中冲了出来。

“嘿，怎么样！爱得加，我告诉你我闻到了水的味道，果然吧！”

“啊，挪克尔，还有别的呢！”爱得加惊讶地说。姬热拉感到两个男人的眼睛紧紧盯着她，如同赛尔沃有时会盯着一只美味的兔子那样。

她意识到自己光着身子，赶紧沉下水去，只露出头和脖子。她吃饭用的刀——那是她携带的惟一的武器——挂在离岸十步远的沙果树丛里，和衣服在一起。但现在既然拿不到手，就跟远在天边一样了。

“简直是一只水妖。”那个被叫作爱得加的乐了起来。“我就知道这块地方不会让我们白跑一趟的。”

这两个人不是阿顿的居民，他们说话口音很重，姬热拉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衣服与盔甲比阿顿的武士们精美得多，皮制的胸甲上有重重叠叠的铁鳞。如同蛇皮一般，护盖着他们的胸部。宽松的羊毛裤用皮带绑在腿上。一个穿着鞋底很厚重的凉鞋，另一个穿一双坚硬的兽皮靴。

那个叫挪克尔的色迷迷地睨着她，脸上的笑容令人讨厌。“我爷爷告诉过我他曾抓住一个水妖。那水妖答应服侍他三天三夜来换取自由。三天后，他的那玩意软得像面团，几乎磨破了。过了许多天它才重新坚挺起来。但他说很值得。”

“我们可没有三天三夜的时间。”爱德加说。

“我们也许只有一个小时，但那也比没有强。”

“我们现在回去已经很晚了。”

“再迟一小时又何妨？”

姬热拉几乎惊恐得发木了，她向池塘彼岸退去，盘算着她是否可以及时拿到自己的刀子。

“嘿，水妖，”挪克尔嚷道，“要我们放你，你必须付点代价。”他示意爱得加绕过池塘堵住姬热拉的退路。“我发誓我们两个都是不错的小伙子。比你曾有过的都强，同我们快活一下，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过来，小美人儿。”爱得加在姬热拉背后的岸上恳求道。

“她还挺硬的，”挪克尔的声音里含着逗弄。“好好劝劝，……她会答应的。”他摘下头盔，费力地扭动身体脱下甲衣，又脱去剩下的衣服，只留下一件衬衫在身上，却解开扣子敞着怀。他解开绑着裤腿的皮带的速度之快，说明了这个人在迅速宽衣解带方面曾有过足够的训练。他光着身子，和披挂盔甲时一样可怕。水桶一样矮壮的身体简直就是一堆结实的肌肉。浓密的体毛被汗水杂乱地粘在身上。

他涎着脸跳下池塘，向姬热拉打着水。姬热拉奇怪水池并没有因他这下流的样子玷污了池水而将他吞没或扔出池塘。

“给我留点儿，挪克尔。”爱得加嚷着。“她看起来足够我们俩玩。”

“别走过来！”

“哈！”挪克尔喊道。“她说话了！”

“我警告你！我……我……”

“你什么？”他抓住她的手腕。“你在等着一个我这样的男人。”

“你敢碰我！你这肥猪，丑八怪。”

“她叫得像条母狗。”

挪克尔像是被勾起了兴趣。他向岸边拖着她，眼睛贪婪地盯着那刚从水中露出来的肉体。姬热拉又踢又打，仍不奏效，于是大声喊叫起来。

“捂住她的嘴。”爱得加叫道，“我们不要听她叫唤！——噢！”爱得加的喊声比姬热拉还大，露着白牙，好像一百多磅的结实身体都浓缩在嗓子里一样。“挪克尔！”

挪克尔双手都占住了，这时姬热拉正好抓住攻击者转移注意力时机，抬起膝盖向他毫无保护的裆部顶去。她遗憾不能将妈妈更厉害的咒语用在这坏种头上。但从他的嚎叫声看来，这一顶同样奏效。姬热拉没命地向岸边冲去。一上岸便没命地向绿色的丛林跑去。赛尔沃跟在旁边。

不祥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贝尔塞恩的鲁特加急忙穿过繁密的丛林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他手握剑柄，热血上涌，准备着一场厮杀，但当他急冲冲地赶到池塘边时，这里已是一片宁静。只有他的两个行动迟缓的侦察兵在那里，鲁特加警觉的眼睛并没发现别的东西。

“以基督的名义，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

挪克尔在池塘里弓着腰，不停地呻吟，双手合在结实的两腿之间。爱得加则在对岸抱着自己的一条胳膊。

“主人啊！”爱德加嘶叫着。

鲁特加注意到爱得加的衣服上染上了猩红色。他眯起眼，血又涌了上来。“你受到袭击了？”

“是，主人！”

“撒克森人？”

“是，”挪克尔挣扎着叫道。“魔鬼！”

“他们带着一只可怕的野兽，”爱得加抱怨着，牙齿如同短剑一般。

“啊！圣徒啊！”挪克尔呻吟道，“我裤裆里的宝贝再也成不了原来的样子了。”

“我们将他们赶回了树林，”爱得加信口说道，“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主人。”

鲁特加骂道：“粗心的蠢货，他们是不再回来了，他们向阿顿的叛乱者报信去了。哪个方向？”

爱得加与挪克尔冲进丛林中，这两个家伙拖拖拉拉的真使自己的统帅亲自来找他们，还愚蠢地被他们想要突袭的敌人发现了，自己呆在那儿呻吟，却让敌人跑掉了。荆棘的带刺的草丛扎在他身上，树枝好像故意伸出来挡住他的路，野草和各种藤枝也来缠住他的脚。这些都使他更加恼火。整个树林都像是在与他作对。

但他终于还是在一片离池塘仅几分钟路程的林间空地上发现了敌人，那可怕的撒克森人和一只狰狞的野兽，他起初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将剑插入鞘大笑起来。

那野兽如同一道银风似地跑掉了，那姑娘正坐在一段圆木上拔脚上的刺。此时她尖叫一声跳起来，只跑了几步便疼得动不了，摔倒在地上。赤裸的身体无法掩藏她洋溢的魅力。她很耐看，腿长长的，金黄的头发，生就一副诱使男人犯罪的脸庞和身体。

“果真是一个撒克森魔鬼。”鲁特加摇着头笑道，“那两个家伙一定会朝思暮想了。”

“离我远点儿，”姑娘警告，“敢动我一下，让你后悔不及。”

“你准备怎么办，告诉我呀！”

“我会有办法的，相信我。”那姑娘扬起下巴用褐色的大眼睛怒视他。她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尊严——尽管曲身侧卧在泥土上仍保持着——使鲁特加觉得想笑。但他没笑，他不能重蹈爱得加和挪克尔的覆辙。

“我相信什么，小姑娘，你是不是精心设计了什么计划？我恐怕得对你做点什么了。”

姬热拉手指抓进泥土中，心里盘算着如果她能伺机抓一把土迷住这人的眼睛的话，她怎样跳起来逃去。但脚上的疼痛提醒他现在是跳不起来了，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她心里暗骂扎进脚里的刺。

那个人歪着头看她，样子像个无赖。

他的眼光好像一团火烧过她的身体，她真想爬进灌木丛将自己遮盖起来，但他稳重的身姿又使她觉得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她僵直地呆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饿狼死盯着的小兔子。这个人与刚才在池塘边见到的那两个人不太一样。那两个是大大咧咧的，而这个不像是个粗人，也没有卖弄自己力量的样子，只是自然地散发着一一种威力。他的黑发齐肩长，微风吹过时，有几缕拂过他古铜色清瘦的脸庞。他的脸庞的刚性的线条，高而直的鼻梁，以及两条浓黑的剑眉使姬热拉心中闪过一丝奇怪的似曾相识之感。这种令人惊惧的感觉，交织着她对自己从未见过此人的确信，使她后脊骨感到一丝的颤动，从后脖颈一下钻到尾椎。

他从肩上解下自己红色的斗篷，胸前和大腿上的铠甲在阳光下明灿灿的。“穿上这个，如果你不愿继续光着身子的话。”

姬热拉接过斗篷裹在身上，心里有点感激。

“姑娘，现在你愿意不吵不闹跟我走吗？”

“我又没威胁到你们，干吗不让我回家？”

那人笑了起来，声音柔和而深沉，树叶随之震颤起来，姬热拉也震颤了。

“我会给你招来麻烦的，你们肯定得不偿失！”姬热拉有些绝望地虚张声势。

“你要是聪明就别找我麻烦。我脾气可不好。”

她手边有一根结实的木棍，她盘算着：是不是抓起棍子当武器。他的剑正好插在鞘中。如果能有足够的迅速……

但这个人如此大的块头，动作却快得惊人。还没等姬热拉动，已经被他抱了起来。“难道没人教过你在不可战胜的对手面前最好明智地放弃反抗吗？”阳光照着他已握在手中的剑锋。姬热拉喘着气使出全力想挣脱。

“安静点，小蹄子，你自己走。你既然能走路，我可不想扛你。”

她丝毫没有反应，挥舞四肢踢打着，已经等着挨他一剑了。可是一双强健的手臂将她举到半空，她没招儿了。尽管仍是不停地反抗，她还是被牢牢地裹在斗篷里，放在地下。

“基督啊！若是所有的撒克森少女都像你这样暴烈，就难怪撒克森武士们是那样脾气暴躁了。”

当他用刀子挑出她脚中的刺时，姬热拉“哎哟哎哟”地哭叫着。

“不但要脾气好，还得勇敢，别动，小魔头，否则你脚就废了。”

“噢，啊——你这笨手笨脚的家伙，放开我！”

“我手笨？在有些人看来，傻姑娘，我算是使刀的好手，你该感谢我。要是我耐性再差点，我的刀就不会用在你脚上了。好了，现在我为你浪费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我们上路吧。”

姬热拉别无选择，只好又被推着朝池塘走去。

鲁特加带着俘虏回到池塘时，他那两个可怜的探子尴尬到了极点。“这就是那个摆平你们的撒克森魔鬼？”他毫不留情地讥笑道。“大概我们得从阿顿的少女中招募新兵了。”

“是，是”爱得加嘟哝着。挪克尔什么也不说，只贪婪而阴郁地看了姬热拉一眼。后者的反应是斜着眼瞪了他一下。

爱得加还在嘟哝，“你可当心呀，主人。这恶婆有一条疯狗般的狼。”

“那东西跑了，好像这撒克森的森林里什么怪物都有。”鲁特加说着斜着眼观察姬热拉的反应。他的俘虏腰杆笔直，瞪着他，那架式不亚于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王。

他们走了几分钟，便来到原来拴马的地方——池塘周围林木太繁，马匹无法通过。他们上了马，鲁特加将姬热拉横在自己身前的马上，姬热拉的臀部正顶在他两腿交结处，腿放在他的大腿上。这姑娘的体热透过薄薄的斗篷传到鲁特加身上。当他们返回营地时，鲁特加早已是浑身不自在，他再无法对这使他深感不舒服，不习惯的女孩有好气了。尽管她一出现他手下的战士们便被勾了魂似地放下手中的武器盯着她看，也没使鲁特加的情绪再好起来。

鲁特加不耐烦地对他的仆人奥多一挥手，“将这姑娘带到我的帐里，千万别让她跑了，否则我们明天就得面对阿顿的有备之敌了。”

“她是谁？”

“她是麻烦，我只要她别在我们之前回到阿顿，千万！奥多，另外，给她找件衣服，我得要用斗篷。”

当老奥多将她带走时，姬热拉疑惑地回头看了他一眼。鲁

特加喘着气还在咒骂。她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会将全营的魂都勾走似的。他走到水桶旁将整整一桶水倒在自己头上，但冷水的刺激也未能减轻他下腹部涌起的渴望之火。

他浑身滴着水，不住地骂着男人为何在女色面前如此软弱。这时，伊奇——他的副手——看见了他。

“我知道你看出他们的毛病了”，伊奇说话瓮声瓮气。战友们都管他叫黑熊。他也真像只熊一样的又高又壮，浑身黑毛，这个大个子和鲁特加在很小的时候便是朋友了。

“是的，在一个池塘边上，他们呆在那儿调戏一个当地姑娘，这些人把寻欢作乐看得比侦察敌情还重要。”

“蠢货！”大个子恨恨地骂。

“那姑娘给了他们应得的报应。”鲁特加嘲笑道，“还不止这些。”

伊奇宽大的脸上眼睛眯起来，“然后跑回阿顿报信去了？”

“没有。现在她在我帐中。她得呆在那儿。”

伊奇粗重的眉毛拧起来：“正好享用。”

“你想，领回你帐中去好了，但当心你那玩意儿，她可是个小魔鬼！”

“既然这样，我的主人，她只能放你那儿了。”

鲁特加不忿地咕哝了几声。“让阿德温和列奥到这儿来见我，讨论一下挪克尔和爱得加侦察到的情况。要是明天情况不妙，我们就硬拚了。这正是我不愿看到的。我们得尽量阻止事情变糟。”

伊奇笑了：“我倒愿意这样。”

“别低估了这个阿尔汉，我以前跟撒克森人较量过，他们称得上是对手。看到同伴流血他们只会更勇敢。他已在驻地四周建了坚固的木栅，还修了守卫塔，根据挪克尔三天来的侦

察，敌人的哨兵警惕性并不太弱——只是黎明前太瞌睡了才打个盹。我们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那里，若被发觉，难免一场恶战，这地方就毁坏完了。我可不愿统治一片遍地废墟和饥民的土地。”

“如果他们聪明点，就该投降。”

鲁特加残酷地一笑：“他们会反抗的，黑熊。他们是撒克森人。”

伊奇去叫另几个将领了，鲁特加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幅阿顿的防御草图——一个带有四个瞭望塔的广场，大门插着门，由重兵防守。防御土墙和干涸的城壕环绕着长长的木栅，木栅有的高度有伊奇的两倍。鲁特加凝神思考着这座堡垒最薄弱的地方——西面圆木做成的栅栏。挪克尔报告说他们正在修大门，无论怎样防守大门永远是薄弱点。在某一侧的木栅，也许是最靠近森林的那一侧，应当有一个洞。任何防御工事都会有个出口——一个隐密的出口，以备一旦被攻克时可以逃走。这倒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进攻者有足够的运气和聪明能发现它。

明天他将攻占阿顿，依查理王所命。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这位法兰克国王战斗，从西班牙打到伦巴底再到巴伐利亚。他一直等待着国王给他这个机会——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去治理、去营建家园。现在终于等到了。他将成为阿顿的领主，基督教世界的伟大国王的封臣，撒克森边境的保卫者。

阿顿将是他的。上帝保佑与他同在者。